

如果说特种部队是一把尖刀的话，那军刺就是这把尖刀的锋芒。

雪亮军刺 致命出击
揭开“军刺” 的神秘面纱

雪亮军刺

2

暗月 著

他，在百万大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
他，神出鬼没的身手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他，是精英中的精英。
他，是军中刺客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雪亮军刺

②

暗月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雪亮军刺 . 2 / 暗月著 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
司, 2015.7
ISBN 978-7-5502-5595-1

I . ①雪… II . ①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3121 号

雪亮军刺 . 2

作 者: 暗 月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徐秀琴
策划编辑: 欧阳秀娟
封面设计: 百丰艺术
版式设计: 王玉双
责任校对: 方 淇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35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9 印张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5595-1
定价: 36.00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01 对质 / 001 | 17 地雷 / 085 |
| 02 封口 / 006 | 18 试验 / 091 |
| 03 突围 / 011 | 19 发现 / 096 |
| 04 送别 / 016 | 20 定计 / 101 |
| 05 月亮 / 022 | 21 老 K / 106 |
| 06 指点 / 028 | 22 现场 / 111 |
| 07 开工 / 033 | 23 定位 / 117 |
| 08 出事 / 038 | 24 开戏 / 122 |
| 09 阴谋 / 043 | 25 调包 / 127 |
| 10 救援 / 048 | 26 入戏 / 132 |
| 11 生存 / 053 | 27 混乱 / 137 |
| 12 雨夜 / 058 | 28 高潮 / 143 |
| 13 遇险 / 063 | 29 破冰 / 149 |
| 14 心路 / 069 | 30 突审 / 154 |
| 15 获救 / 074 | 31 发现 / 159 |
| 16 碰面 / 080 | 32 猎狐 / 164 |

33	报应 / 170	46	访客 / 236
34	谈判 / 175	47	手术 / 241
35	磨合 / 180	48	反击 / 247
36	试探 / 185	49	中招 / 252
37	波折 / 190	50	应变 / 258
38	拷问 / 195	51	交锋 / 264
39	诱饵 / 200	52	对垒 / 270
40	绑架 / 206	53	重生 / 276
41	就位 / 211	54	请缨 / 281
42	问询 / 216	55	出战 / 287
43	对决 / 221	56	绝杀 / 292
44	设局 / 226	后 记 / 298	
45	意外 / 231		

01 对质

马东大闹锦绣家园售楼处时，秦梅出现在本市一家法律援助事务所门外。

法律援助，顾名思义，是纯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，受益者多为没有经济来源，却需要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，比如被恶意欠薪的农民工、因工受伤却无法领取补偿金的工友等。

秦梅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，径直走进门里。

因为公益性质，除了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外，没有额外经济来源，比起正规的律师所来，面前这家法援所显得有些寒酸，除了人手不足外，日常办公用的电脑、打印机、空调等，配置也严重不足。

“秦梅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？”

大厅里一名工作人员看到进来的秦梅，热情地迎了上来。

“兰姐，我妈妈在吗？”

“她在，你自己进去找她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跟那名工作人员打过招呼后，秦梅向一间办公室走去。办公室门外，秦梅停住脚步，在向里面看了眼后，这才踮着脚尖走了进去。正对着门的办公桌后面，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面前的卷宗。

突然，中年妇女头也不抬地道：“梅子，是你吧？”

秦梅神情明显一怔，好一会儿才不悦道：“妈，你怎么知道进来的人是我。”

正在审阅卷宗的中年妇女，正是秦梅的妈妈秦菲。

二十几年前，父亲秦霄在执行任务时意外受伤，后经抢救无效离世。那件事对秦菲打击很大，在向秦刚询问出事的过程时，她曾一度精神崩溃。后来，因无法接受秦刚当时做出的决定，秦菲愤然中断了与秦刚的联系。

秦菲是学法律的，此后二十几年间，一直从事着法律援助工作。

秦菲低头继续道：“除了你这个不听话的死丫头外，谁敢不敲门就进来？”

“门是开着的，进来也要先敲门吗？”秦梅说着，冲着中年妇女做了个鬼脸，几步来到椅后，捏着秦菲的肩道，“妈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像你这种工作法，早晚会把自己累坏的。”

“猫哭耗子。”秦菲没有领秦梅的情，毫不客气地道，“说吧，是不是又缺钱了？”

“哼，说得好像人家每次来都是来要饭的一样。”秦梅被打击得体无完肤，心中老大不悦，在将手收回前，忍不住恶作剧地用力捏了一把，这才快速闪到桌前，看着皱着眉头抬起来头来的秦菲，正色道，“妈，我有事问你，你老实回答。”

抬起头来的秦菲尽管皱着眉，却丝毫没有破坏美感，再加上皮肤白皙，保养到位，若不仔细看，还以为是秦梅的姐姐。由此可见，秦梅是继承了妈妈秦菲身上的优秀基因，才出落得如此标致。

秦菲白了女儿一眼，揉着肩道：“怎么？你想转行当律师了？”

“少跟我要花腔，我今天碰到一个叫秦刚的人，你猜怎么着？”秦梅说着话时，一直留意着妈妈脸上的神情，眼见她只是微微一怔，这才仗着胆子继续道，“妈，你说舅舅死了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孩子大了，不由娘。”出人意料的是，秦菲在听完女儿的话后，非但没有生气，相反多少有些感慨，叹着气道，“那人说自己在国安局工作了吗？哼，你这丫头也真是的，怎么能这么轻信别人呢？”

秦梅怔了下道：“妈，你意思是说，那人真是舅舅？”



秦菲没好气地道：“我有那么说吗？我意思是说，你聪明点，别被人骗了，尤其是什么国安局的人。那里面，除了你外公外，没有一个人好人。尤其是什么叫秦刚、李敬的，这两个家伙最混蛋了。”

秦梅奇道：“李敬？妈，你认识李敬？”

秦菲闷哼了声，神情不屑地道：“不就是你们学校的保安队长吗？哼，他见了我，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。对了，他们两人还是水火不容吗？算了，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，都是陈年旧账了。”

秦梅来此，就是为了求证妈妈为什么会跟舅舅闹翻了的，闻言忙道：“妈，不带你这样的，刚把话头放出来，就想收回去。哼，你必须把事儿说清楚才行，不然的话，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走了。”

“死丫头，你以为你是农民工讨薪啊？”秦菲神情间透着几分不悦，可她素来知道秦梅一旦认真起来，是不会轻易妥协的，只得叹了口气道，“好吧，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就算我再怎么生气，气也消得差不多了……”

正如秦菲自己所言，无论她怎么恨自己的弟弟，可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，什么样的仇也都放下了。还有就是，女儿秦梅已经长大成人，她有权利知道与自己有关的事情，毕竟她是学法律的，不能在处理亲情时，却将法律束之高阁。

秦梅与母亲之间的对话，充满了温馨和亲情，可远在数十公里外的一家私人牙科诊所里，另一场对质却充满了火药味。对质双方之一是刘氏地产总裁刘悦，另一个人则是开着辆警车抵达的郝现。

这个郝现，就是前面提到过的，那个派人将马东押上警车的郝副所长。

就在几年前，这位郝副所长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警察，可随着肥牛势力急剧膨胀，郝现也跟着水涨船高，先是成为带班班长，再然后……直至年前成为派出所副所长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连个人也抓不住吗？”

“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个，你知不知道那人已经被市局盯上了，你想害死我吗？”

“郝所长，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能当上这个所长，光靠你姐夫那点钱是不够的，上面没人，你一辈子也只能当个小警察而已。拜托，就算是为了你自己的饭碗考虑，你也得把这个人给我办了。”

“你们俩别吵了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我要让那个马东死……哎哟，痛死我了。”

刘悦与郝现之间的针锋相对，最难过的不是两个当事人，而是正躺在手术台上的刘耀东。这个刘耀东是个十足的软蛋，离开学校后，便给他老子刘悦打电话，说今天不把谁谁谁整死，我就让你断子绝孙。

刘耀东没想到，他挨揍的过程，他老子在观礼台上比谁看得都清楚。

刘悦心里一边骂儿子不争气，给他丢人了，一边琢磨着怎么着才能把这事儿办得天衣无缝，很快便想到了郝现。当初，是他跟肥牛两人一起使劲，运作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才把郝现提上来的。

肥牛死了，郝现没了一个靠山，他说什么也不想得罪刘悦。再加上他已经听说了，这个马东曾在茶楼出现过，便想一心二用。谁承想，原本板上钉钉的事情，却被市局的人给搅黄了，郝现也正在气头上。

“郝兄弟，我们出去说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刘悦没理会儿子的鬼哭狼嚎，倒是刘耀东刚才那么一闹，让刘悦冷静下来。

郝现素来佩服两个人，一个是姐夫肥牛，出国混了几年，回来没几年的功夫，便混出了名堂，成为地方一霸。另一个人就是面前这位刘悦，白手起家，从一个水产贩子，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地产大王。

两人来到诊所外面，看了看周围没人，刘悦贴在郝现耳边低语了一番。

郝现能从小警察干起，除了有人给他铺路外，他自己也有几分胆识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在听了刘悦那番言语后，脸色变了又变，神情很是犹豫。由此可见，刘悦出的那个主意，一定非常歹毒。

“兄弟，我可听说分局的崔局就要退了，你就不想‘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’吗？”

“人往高处走，有机会谁不想往上爬？可你说的这事儿，忒难了，弄不好，我也得进去。”

郝现怕了刘悦，那即将空出来的副局位子，他老早就惦记上了。不跟刘悦合作，这事儿铁定成不了。可真要是那么干，一旦被市局盯上了，自己也跑不了。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巨大反差，让他犹豫不决。

“郝所长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，这有什么样的风险，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回报了。”

“容我想想。”

“成，给你们两天时间考虑。”

“那好，我先走一步了。”

刘悦深知郝现的为人，他有点胆量，可干大事的时候，总得需要有人从后面推一把。他便软硬兼施，待郝现流露出沉思的神情时，见好就收。如此一来，吊起了郝现的胃口不说，还给他壮了胆子。

正如刘悦所想，郝现这个所长当的是名不正，言不顺。

问题是，郝现一门心思想往上爬。刘悦那么说，其实就是变相允诺了，只要他肯出手，铁定会为他打通所有关系的，只要爬上了分局副局的宝座，以后就不用再受他刘悦的摆布了。

只是在决定前，郝现还需要考虑一下，毕竟那可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。

看着郝现开了车离开，站在诊所门前的刘悦为自己点了一根古巴雪茄。烟雾吞吐之间，只听他一阵冷笑。原来，刘悦早就算准了郝现不会轻易答应，可他有的是办法能让郝现回过头来找自己。



02 封口

“马东去了锦绣家园？大闹售楼处？”

秦刚一接到消息，肺都气炸了，这个马东太不知好歹了，刚从市局出去，屁股还没擦干净，又开始招惹是非了？究竟他是脑子有毛病，还是压根儿就没将警方放在眼里，又或是这家伙摆明了想让自己难堪呢？

“没人报警？杨艳亲自把马东送出来的？态度暧昧？”

随后来自前方的报告，没一条好消息，尤其是那个杨总跟马东态度暧昧那条，以秦刚的稳重，也不禁拍起了桌子，把电话那头还有走廊里经过的警员都吓了一跳，秦处长今儿是怎么了？

“反了天了，这小子想……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头儿，好几百人呢，整得跟欢送似的，有点吓人。”

“这小子，还真当自己是赵子龙了？哼，继续跟踪，有情况立即汇报。”

“是。”

愤怒并没有让秦刚失去理智，他从前方警员的报告中听出了弦外之音，马东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锦绣家园售楼处的。可不可以说，这次马东盯上的目标是刘悦，那他是如何获取情报来源的呢？

“嘿嘿，马东，你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。”

肥牛死时，在现场勘察时发现一个镶在地板下面的保险箱，里面物品被洗劫一空。虽然无法确定保险箱里有什么东西，但从此前获得的情报来看，里面应该有肥牛的犯罪证据，又或是肥牛掌握的秘密情报。

那人真的是马东的话，一定是从那些物品中找到了与肥牛相关的人或事。一旦假设成立，马东的行动便有迹可循了。毕竟国安局对肥牛的社会关系掌握得更加全面清晰，预猜马东的下一步行动，就有了依据。

秦刚打的如意算盘，通过秘密跟踪马东搜集双方的犯罪证据，无论任何一方出错，都有可能会成为破案契机。当然了，前提是马东成功胜任“搅屎棍”这一角色，否则，秦刚还会像刚才一样乱了阵脚的。

秦刚此时的心情，就像孕妇产前持续阵痛，令他疲于应付，可一旦瓜熟蒂落，收获却是巨大的。不过，在这一刻，秦刚完全忘了马东是有可能成为他外甥女婿的人选，等他回过神来时，已没有了回旋余地。

秦刚心情矛盾可见一斑，可比他更矛盾的大有人在。

黄毛嘴里叼着一根烟蹲在一家正在装修中的店铺门前，不时抬起手来摸一下脖子的他，一脸的心烦意乱。仔细看，会发现在黄毛的颈部有一道清晰的红印，那道红印极其细腻，似是被利器划伤。

“谁？”

黄毛感觉身后有人。

还没等黄毛回过身来，一只大手已将他的嘴掩住，与此同时，他还感觉到脖子下面一凉，一股冰寒之气，缓缓透进体内。顿时间，黄毛魂飞魄散，他也是常玩刀的人，知道那种感觉，只有刀才能做到。

“你……你想要钱是吗？我的钱包在屁股兜里，你自己拿好了。”

黄毛惊出一身冷汗，好在那人没有后续动作，让他缓过神来。怎奈利刃压颈，黄毛不敢造次，只在感觉那只大手松了点劲后，这才含含糊糊地来了那么一句，希望那人得了钱后，放他一马。

“我要马东交给你的那个包。”

黄毛一听对方是冲着马东来的，差点吓尿了。

那晚行动一结束，马东将一个行军包留在车上，临走时马东交代，这个包他绝不能打开，否则会有杀身之祸。这才过了几天，杀神就找上门来了。



难不成，老大被人做掉了，又或是被条子抓住了？

“马东？我……我不认识什么马东，牛东。”

“嘴还挺硬的，不想活了是吗？”

“大哥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哼，看来不给你上刑，你是不会把包交出来的。”

不是黄毛嘴硬，是马东交代得够透彻，包交出去，又或是嘴松一点儿，命就没了。只有死挺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黄毛不傻，确定来人意在那个包后，知道唯有咬紧牙根硬撑，否则明年的今天，就是自己的忌日。

黄毛不是硬汉，可他认准了一个理，那就是老大说的，绝不会错的。就像在肥牛那件事上，包括黄毛自己都不看好马东，可偏偏他们都走眼了，马东平安归来不说，第二天道上便传出了肥牛的死讯。

肥牛的势力，黄毛这些在道上混的最清楚不过了，黑白两道通吃，手底下有上百号人，吐口唾沫都能砸出个坑来。谁能想到，这种级别的大人物在马东眼里就跟个臭虫一样，随手就给碾死了。

“啊！”

“叫得这么大声干吗？想死了是不是？”

“大哥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我招了，我全招了还不行吗？”

“哼，你终于肯说了？”

那人说上刑，可是货真价实的上刑，用两根并拢在一起的手指戳了下黄毛腋下。腋下有丰富的痛神经，位置选得好，哪怕用一根针扎一下，也能让人蹦起来。再加上，那人力气奇大，黄毛当时就瘫在地上了。

“是是，我全说了，那个马东是个浑球儿，抢了我们的地盘不说，还想让我们跟着他们混。我呸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凭他那两下子，还想当我们的老大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……大哥，我马上就说到包的事了，那家伙是给了我一个包，可那里面就是几件烂军装，早让我卖给收破烂的了，您要是不信，我带您去要回来去……啊！大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，我都说了，您怎么还给我上刑呀？您要实在不信的话，干脆一刀杀了我得了……”

黄毛显然没有那人想的硬朗，才一下就让他张嘴了。可让那人意外的是，黄毛是说了，可满嘴胡诌，没一句说到点子上的。那人有些恼了，抬手便再想戳黄毛一下，黄毛慌了神，赶紧说“包”的事。

此包非彼包。

黄毛随口编了个故事，显然不能让人信服。那人直截了当给了黄毛一记，黄毛痛则痛矣，心里却没那么怕了。原来，黄毛也曾被警察拘留过，那些个私刑的滋味，都一一品尝过，除非想让自己背黑锅，否则不会持续用刑的。

黄毛声情并茂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别提多窝囊了。

软蛋有软蛋的好处，黄毛这一不要脸，那人除了真的下刀杀人外，也没什么好办法了。

“行啊，你装得挺像那么回事的。”

“谁装了？本来就是这样嘛。”

“嘿嘿，那就继续给我装吧。”

“谁装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不信，我也没办法……”

出乎黄毛的意料，在他“情绪失控”后，那人非但没有再给他上刑，还把架在脖子上的刀也收了回去。就在黄毛下意识以为自己成功了时，那人意外地拍了他的肩一下，吓得黄毛尿了裤子。

“咦，人哪儿去了？”

好半晌，听不到那人说话，黄毛这才缓过神来。

从地上爬起来，望着黑漆漆的身后，又看了眼远处亮着的路灯，逃过一劫的黄毛没命地跑了过去。有了这次经历，黄毛下半辈子再也没敢一个人走夜道，就算有事非得出来，也得找俩人陪着才行。

黄毛被人修理了，猴子、三毛他们怎么样了？

惊魂未定的黄毛想打个电话，谁知兜里的手机竟然不见了。

手机是被那人摸了去，还是往这边跑的时候，从口袋里掉出来，落在了路上，黄毛心里没谱。可要说回去找吧，黄毛已然被吓破了胆，这种事他万万不敢去做的。没办法，先回家再说吧。

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一夜辗转难眠的黄毛刚合上眼，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。昨晚的事儿太过吓人了，黄毛还没彻底缓过劲来，不敢开门，也不敢应声，躲在门后面，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“老大，开门啊。”

叫门的是猴子，说话带着哭腔。

“猴子？你大清早跑这儿来干吗？”

“别提了，昨晚你给我发短信，让我去酒吧找你，结果在路上，我被人给收拾了一顿。”

黄毛不放心，没敢开门，可随后一听，黄毛这才明白过来，自己的手机是被人顺走了。可气的是，那人随后用手机给猴子发了短信，把他诓了出去。黄毛越听越不是滋味，赶紧把门打开。

门开，鼻青脸肿的猴子抹着眼泪进来。

看着猴子，黄毛突然咧嘴笑了起来，敢情还有比自己更惨的。

“老大，你笑什么呀？”

“我笑怎么了？你以前没被人收拾过吗？”

“收拾过，可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那人……”

眼见猴子说到那人，黄毛像触电了一样，忙把猴子的嘴捂住。猴子也反应过来，那人的事情，打死也不能跟别人说，就是亲爹亲娘问起来，也不能吐露一个字，不然的话，小命迟早会交了的。

“嘘！”

“不能说，不能说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

“咚咚咚……”

正当黄毛想嘱咐猴子时，门外又有人敲门。

这回，可不止黄毛一个人吓了一跳，猴子也打了个寒战。

03 突围

“老大，开门啊，我是三毛啊。”

黄毛和猴子，谁也没说话，两个脑袋不约而同地凑到猫眼处。透过猫眼，黄毛和猴子看到门外站着几个人。前面那个，确定就是三毛，可后面那几个人，因为都耷拉着脑袋，看不清谁是谁。

黄毛觉得那几个人眼熟，犹豫了一下将门打开。

门开，三毛托着腮帮子进来，一边走一边哭。后面那几个人也跟着往里走，都是跟着黄毛在街上混的小兄弟。看清不是外人，黄毛这才放下心来。猴子瞅着三毛那个窝囊样，嘿嘿笑了起来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不也被人收拾了吗？”

“我是被人收拾了不假，可我在你们前面，现在知道谁是老二了吧？”

“屁老二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别吵了。”

黄毛点了下人头，心里又惊又怕。

敢情自己这些人，昨晚一个不落，全都被人收拾了一顿。看着三毛跟猴子吵了起来，正在气头上的他冲俩人吼了一嗓子，结果那两个小子早已是惊弓之鸟，第一反应就是抱头蹲在地上。

“老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们吧？”

“王八蛋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吵架？”

“老大？”

“起来，有功夫吵架，不如好好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黄毛越想越不对劲，昨晚整个事件，似乎就是针对自己这些人的。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那人既然找上了门，却为何后来又放过自己这些人呢？难不成，这是一个恶作剧，又或是一个警告？

“老大，那人会不会是马哥？”

“不可能，那人比马哥高出半个头呢。”

“不是马哥？那会是谁啊？”

“该不会是马哥的手下吧？”

“对对对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现在身上也算是背着一条人命了……”

三毛和猴子不吵架了，改说相声，一唱一和。

“嘘！”

眼看俩人越说越离谱，黄毛赶紧示意他们闭嘴。

尽管不让三毛他们乱说，黄毛心里还是犯起了嘀咕。马东可不是一般人，有几个厉害的手下也是有可能的。只是这些人，从来都不公开露面，暗中保护着马东，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谁敢出卖马东，谁就必死无疑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老大，你明白什么了？”

“那人是马哥的朋友，错不了，他不仅知道马哥的名字，还知道‘包’的事情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昨晚发生的事，还有那天马哥……咳，总之一句话，就算是阎王老子来问，也不能说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，明白。”

既然那人没有伤人性命，终归是件好事，往好里想也不为过。黄毛算是想开了，管他那人是谁，是马哥乔装的也好，又或是马哥以前的手下也罢，打死也不能说那件事，否则小命不保。

经过这事儿，黄毛等人对马东是越发敬畏。

马哥说过了，以后不能再在道上混了，肥牛那种人都不经折腾，自己这